

56553

22

11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

兩都

佛會道場

鐵冠道人

施食臺

海水雪景

王謝居址

陶鎮葛鄉

稚川貞白相類

王顧二公像贊

舊扁字

櫻桃園

營兵

勾軍可罷

召募十便

南京水陸諸路

前輩鄉紳武弁



巡邏

南宋建都

金陵古志

形勢 九則

快船

運船 二則

議糴

水利

力征

坊廂鄉

戶口

賦役

雜賦

條編始末

荒白

坊廂始末

舖行

民利

尼菴

妖人

客座贅語卷二目錄終

客座贅語卷二

遜園居士輯

秦淮逸民批

。兩都

戶部郎龍溪謝彬志其部事論曰商遷五都不別置
員周營雒邑惟命保釐漢唐舊邦止設京尹宋于西
京僅命留守保釐京兆卽今府尹是已未聞兩都並
建六卿如今日也說者以爲京師者大衆之謂物無
兩大權以一尊故謂南吏部不與銓選禮部不知貢

舉戶部無斂散之實。兵部無調遣之行。視古若爲冗員。嗚呼。是豈知國家之深計長慮哉。夫宮闕陵寢所在。六軍城守之事。府庫圖籍之所。儲侍東南財賦之所。輻輳雖設。六卿以分理之。猶懼不給也。可以爲冗員而輕議之。善乎丘文莊公有言。天下財賦出于東南。而金陵爲其會。戎馬盛于西北。而金臺爲其樞。並建兩京。所以宅中圖治。足食足兵。據形勢之要。而爲四方之極者也。嗚呼。得之矣。考永樂十九年始稱南京。洪熙元年去之。正統六年復稱南京。一時印信

皆新鑄。給然龜鼎。雖奠于北。神居終表于南。且水殿之舟楫。猶供陪京之省寺。不改所以。維萬世之安。意固遠也。豈前代舊邦可得而並論哉。卽丘公亦特舉其一端而言之耳。

佛會道場

宋景濂學士記蔣山廣薦佛會有云。洪武五年正月辛酉。昧爽。上服皮弁服。臨奉天前殿。羣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啟御撰章疏。識以皇帝之寶。上再拜。燎香。復再拜。躬脉。疏已。授禮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置龍輿中備法仗鼓吹導駕至蔣山癸亥日時
加申諸浮屠行祠畢上服皮弁服搢玉珪上殿面大
雄氏北向立羣臣法服以從舉行佛事樂凡七奏初
善世曲再昭信曲三延慈曲四法喜曲五禪悅曲六
遍應曲七善成曲間以悅佛之舞舞二十人手各有
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蓮華水桃名苜衣
食之物事畢上還大次解嚴先是詔徵江南有道名
僧來復等十人詣京師舉行茲會永樂中 上徵尚
師哈立麻于西番尋命同灌頂大國師哈思巴囉等

于靈谷寺建大齋為 高皇帝后資福又命于山西
五臺寺資度仁孝皇后哈立麻頗善法事工呪術其
兩會俱有佛光慶雲金蓮華獅子瑞像之異而 上
所自著靈谷寺塔影記二日之內凡現七影其色或
黃或青流丹炫紫紺綠間施錦繡錯綜若琉璃映徹
水精洞明若琥珀光若珊瑚色若瑪瑙瑋璨文彩晃
耀若淵澄而珠朗若山輝而玉潤若丹砂聚鼎若空
青出穴若鳳羽之陸離若龍章之焱灼若蜺旌孔蓋
之飄搖金支翠旗之掩映若景星慶雲之炳煥紫芝

瑶草之爛斑若陽燧之迎太陽方諸之透明水若日出而霞彩麗也雨霽而虹光吐也巖空而電影掣也閃爍蕩漾神動光溢雖極丹青之巧莫能圖其萬一言語形容莫能狀其萬一至于鈴索撞搖寶輪層疊雷瓦之鱗比闌檻之縱橫玲瓏疎透一一可數人之行走舞蹈所服衣色各隨見于光中若鳥雀衝過樹動花飛悉皆可見而天花雨虛悠揚交舞大者如盃小者如錢夫以二祖之神武戡亂而獨于善世法門第一禪林大報恩寺表章構造務極工力其必有獨契聖心不可思議者矣

鐵冠道人

紀聞言太祖嘗遊雞鳴寺見刹宇高瞰大內欲毀而更置之鐵冠道人令衆僧迎訴上問何以知之曰鐵冠道人語上異之遂止因召道人問曰今日我有何事對曰太子某時進餅時中秋日也上命鎖于房以驗及時太子果進餅上方食思道人遂以口所食餅賜之比啟鐫道人已失所在矣留蒸餅歌于案以獻歌辭于靖難土木之事一一明驗按

道人姓張名中臨川人也史載上初起兵之日道人見上備陳天表之異應在一千日內而不言此且鷄鳴寺乃上卽位二十年命崇山侯就晉永康遺址重創改名雞鳴寺其三門曰祕密關觀由所出塵徑皆上命名遷靈谷寺寶公法函瘞于山峯建塔五級每歲遣官諭祭然則此寺之創固聖心所經營者何以又欲毀而更之不可知也

施食臺

雞鳴寺有施食臺石表高揭前臨大道可以下瞰太

學俗傳太學成

高皇帝于宮中喜其宏麗

孝慈

欲一觀之以翟車不便幸學乃建此臺以備臨眺按此地自六代爲戰場而太學之左右又爲萬人坑前代刑人者投其尸于此故地多鬼祟旣建寺僧徒出入晦冥風雨黑氣瀰漫往往有爲所魘者勅迎西番僧惺吉堅藏等七人建此臺結壇施食以度之幽靈遂爾解散嘉靖中寺僧道果著臺記甚詳夫祖訓聖祖內政甚嚴寧有中宮得幸佛刹之理齊東野人之言不足信也

○海水雪景

海水雪景畫壁在靈谷寺。胡文穆公廣以永樂三年至陽山觀。孝陵碑石歸至寺。同解學士大紳金侍講幼孜閱此。記稱當時善畫者所圖。不知出何人筆。今殿與畫廊俱圯。余于萬曆甲申曾閱之。其廊之壁上荒葛斷藤中。猶有遺蹟。第寺僧謂是小仙吳偉筆。不知何所據也。至呂涇野柗。記言西廊觀吳道子畫。折蘆渡江及鳥巢佛印畫壁。則又為無據矣。文穆公又言寺僧出東坡詩。翰有元諸名公品題。又宋璩篆。

書金剛經。今亦不復聞。不知存否。畫壁應是初建寺。所有不應。至正嘉間。吳偉始為之。畫云云者。相訟讓傳耳。

王謝居址

劉禹錫詩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按朱雀橋卽朱雀桁也。地在今聚寶門內。鎮淮橋稍東。烏衣巷當剪子巷。至武定橋一帶。是蓋桃葉渡。在武定橋之東。而大令有渡江迎接之歌。知其家于此也。今周子隱讀書臺下。舊為光宅寺。乃梁武帝故居。六朝

士大夫故多家此其地又名南岡武帝評書語曰南岡士夫徒尚風軌不免寒乞正指是耳偶聞友人論古事以烏衣巷在今報恩寺右西天寺前傍重譯橋者是不知西天寺門所臨之河乃楊吳所鑿之城壕六代時未有此也晉人多阻淮水南北而居故郭璞爲始興公占宅有淮水竭王氏滅之讖陳末淮涸而王氏之衣冠文物始盡據此諸書王謝故巷故不應遠淮而嚮長干也

陶鎮葛鄉

貞白先生史記爲秣陵人今秣陵鎮西有陶吳鎮云先生所生之地又有吳姓與陶氏世居于此故以名其鄉葛仙公亦生于此今鎮之東北鄉名葛仙塘名葛塘是其證也葛仙公與陶先生俱棲真句曲而方山又別有葛公煉丹池自晉宋而後仙蹟彰顯惟二公爲最乃俱產自秣陵金陵地肺仙靈窟宅豈獨茅山而已

稚川貞白相類

稚川與貞白志趣旣同博洽復伍攷其生平多相符

合晉書稚川傳云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買紙筆夜輒寫書誦習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尤好神仙導養之法既傳玄業兼綜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有抱朴子百六十篇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卷又鈔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伎雜事三百一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別傳又言洪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屢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

人少能讀之傳又言洪博聞深洽江左絕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精辨玄蹟析理入微又云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忘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游德棲真超然事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南史貞白傳云生四三歲恒以荻爲筆灰上學書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爲深恥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惟以披閱爲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又上梁武帝書云昔患無書可看乃願作主書史晚愛隸法又羨典掌之人嘗言人生數紀之內識解不能周流

天壤惟充恣五欲實爲可恥每以爲得作才鬼亦當勝于頑仙又梁史載弘景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効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又記有文集三十卷內集十五卷今有華陽真誥冥通記登真隱訣古今刀劍錄見行于世梁邵陵王蕭綸碑銘云先生寶惜光景愛好墳籍若乃淮南鴻寶之訣隴西地動之儀太乙遁甲之書九章曆象之術幼安銀鉤之敏允南風角之妙太倉素問之方

中散琴操之法咸悉搜求靡不精詣爰乃羿射荀基蘇卜管筮一見便曉皆不用心張華之博物馬均之巧思劉向之知微葛洪之養性兼此數賢一人而已陳江總文集序云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經術深長鄭門六藝先生備斯衆美至如紫臺青簡綠帙丹經玉版秘文瑤壇怪牒靡不貫彼精微殫其旨趣又司馬子微碑陰記云心若明鏡洞鑒無遺器猶洪鍾虛受必應是以天經真傳備集于昭臺奧義微言咸訣于靈府纂類篇簡悉成部帙廣金書之鳳篆益琅函之

龍章闡幽前秘擊蒙後學若諸真之下教爲百代之
名師焉與稚川博涉大都相似而史載稚川化時年
八十有一視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輒舉尸入棺輕如
空衣世以爲尸解得仙而昭明太子爲貞白墓銘碑
言貞白以大同二年三月十二日蟬蛻于茅山朱陽
館春秋八十有一屈伸如恒顏色不變始終與稚川
殆無一不同者獨稚川晚求句漏貞白早辭神武稍
爲有間耳尚書故實載司馬子微形狀類陶弘景
唐玄宗謂人曰承禎弘景後身也

王顧二公像贊

弇州先生集吳中往哲像贊于太保襄敏王公曰王
徙金陵而始吾吳積慶百年始鍾夫夫厥才有餘而
識亦如寬然長者不疾不徐孝養旣終端公服除臚
仕華階懸席若虛玄圭告成遂參廟謨控制萬里爲
國儲胥師中三錫圍玉紆朱高塚祁連返魂故都旣
以全歸復永令譽于司寇顧公曰弘正之間天昌厥
辭李何倡之邊王翼之蹊跋中原江左其誰昌穀後
勁公乃先馳綿麗才情紆徐矩規六季風流鮑庾庶

幾二公之家皆吳產。國初以富戶間右徙實京師者也。

○舊扁字

清涼廣慧寺德慶堂。榜南堂後主撮襟書。

攝山妙因寺額。南唐徐鉉書。

金陵幕山樓臺榜。關蔚宗書。米芾云想六朝宮殿榜。

皆如是。

王荆公定林昭文齋。米芾書。

鍾山第一山亭額。米芾行書。

棲霞寺扁。宋人書。或云仁宗賜額。

雨花臺總秀堂扁。宋王埜書。

府學泮宮二字。朱文公行書。

鳳皇臺攬輝亭榜。朱希真隸書。

景定清化諸橋榜。皆馬光祖書。

博雅堂扁。宋張卽之書。在今何參岳湛之所。

多福寺額。元翰林學士趙孟頫書。

寧壽堂扁。前二字趙松雪書。堂字金元玉補。在姚元

白家。

余村玉皇觀壁間松菴二隸字大德間狀元王龍澤書

國初宮殿諸榜詹希源正書

府部列寺寺觀及諸牌坊皆詹希源書

太學門堂榜詹希源正書

大報恩寺榜朱孔暘正書

碧峯禪寺榜乃紫芝黃謙正書

燕子磯水雲亭大觀亭扁中允景暘篆書

天界寺萬松菴扁仲山王問行書

許奉常家會元坊二字徐霖書

許奉常家詒穀堂扁金琮書

孫茂林家壺隱堂扁邢一鳳篆書

報恩寺三藏殿娑羅館扁濟寧于若瀛書

永慶寺招隱堂扁李登鍾鼎篆書

櫻桃園

嘉靖乙卯夏倭三十六人抵南郭外之櫻桃園部遣官兵數百人帥以指揮蔣欽朱湘禦之時天暑士皆解衣甲避暘廬中若大樹下官袒跣呼盧飲不虞倭

各座贊詩 卷二
之猝至也。倭徐以數人衣丐者服，若荷擔者來。官兵問倭至乎，應曰：遠未至，益弛而不爲備。已數十人突持刃大哮而前，其便旋如風，士袒跽而受殲。先是二官掘大坎，深丈濶數尺者于營後，防卒之奔至是奔者皆墮坎中，累累積幾滿。倭不及刃，取所貯火藥傾其上，爇之。須臾皆糜爛死。倭徐徐引去，二兵官以陣亡聞承平久，人不知兵，執爨而出，聲嘶股戰，勢固然也。矧將又不知兵，何惑其以卒予敵？何元朗四友齋叢說備紀其事。雖然，兵豈有不戰而自精者哉。

營兵

舊制京營兵十萬有奇，今大教場營見存兵止六千有奇。小教場營兵止九千一百有奇。神機營兵止二千五百有奇。巡邏遊巡營兵止三千六百有奇。新江口營兵止五千八百有奇。皆舊所立營也。倭變朝鮮添設陸兵營兵一千八百，水兵營一千七百。又因妖人劉天緒變，兵部添設標營，顯屬叅贊營兵一千三百有奇。此近年所立營也。大都舊營徒手寄操居什之二，老稚疲癯居什之九。新營近亦強弱居半，槩不

足恃若江北浦口營兵二千名池河營兵三千名皆名存實亡以國家根本重地營衛如此是可不爲深慮哉

勾軍可罷

南都各衛軍在伍者余嘗于送表日見之。虺羸饑疲色可憐。與老稚不勝衣甲者居其大半。平居以壯儀衛。備國容。猶不足。脫有事而責其效。一臂力何可得哉。其原繇尺籍皆係祖軍。死則必其子孫或族人充之。非盲瞽廢疾。未有不編于伍者。又戶絕必清勾。

勾軍多不樂。輕去其鄉。中道輒跳。匿比至。又往往不耐水土而病且死。以故勾軍無虛歲。而什伍日虧。且勾軍之害最大。勾軍之文至邑一戶而株累數十戶不止。比勾者至。衛所官識。又以需索困苦之故。不病且死亦多。以苦需索而竄少。冶先生嘗議法窮必變。弊久當更。諸軍在國初以什伍隸籍京衛者。毋論卽當年爲法僉充。今歷二百四十餘年。法已不啻盡矣。何必株累其故土之族屬。與無辜之親戚爲也。執親戚僉補之議。遂使錢荷趙枷李戴張帽。轉攀郡邑。

苦累不堪是豈可不爲長計哉。余私謂今日生齒最繁，軍民之家，膂力強壯者，儘衆除祖軍有人充當外，一遇缺伍，出榜招募，不問軍餘民丁，但有能投石超距、拳蹶、張者，卽以所缺軍糧廩之，分別名色，祖軍爲老軍，召募爲新軍，相間而成伍。五年一小閱，十年一大閱，有老病者汰之，作奸犯科者汰之，重爲召補，有不願充而告退者聽之，又密隊伍教練之法，嚴衛所，剝削之禁，久之當什伍不患于減，炊而壁壘必爲之變色矣。

召募十便

年力強壯者入選，老弱疲癯毋得濫竽，其中便一。遇有缺伍，朝募而夕補，不若清勾之曠日持久，便二。地與人相習，無懷故土逃亡之患，便三。人必能一技，與善一事者，方得挂名什伍，無無用而苟食者，便四。汰減之法，自上爲政，老病不任役者棄之，不若祖軍替頂，有賄官識而隱瞞年歲者，便五。部科遴柬一朝而得數什伯人，貪弁不得緣以措勒需索，便六。有事而強壯者，人可荷戈，不煩更爲挑選，便七。家有有力者

數人○人皆得為縣官出力不願者勿強也便八壯而不能治生產者得受精于官無饑寒之患便九猛徒豪鷲之材籠而馭之母使流而為奸宄盜賊便十

南京水陸諸路

金陵縮轂兩畿輻輳四海○繇京師而至者其路三陸從滁陽浦口截江而抵上河一也○水從邗溝瓜洲溯江而抵龍潭二也○從鑿江瓜埠溯江而抵龍江關三也○繇中原而至者其路三從壽陽濡須截江而抵采石一也○從靈壁盱眙而抵烏江二也○從皖之黃口截

江而抵李陽河三也○繇上江而至者其路三陸從采石江寧鎮而抵板橋一也○從姑孰小丹陽而抵金陵鎮二也○水從荻港三山順流而抵大勝港或徑抵上新河三也○繇下江而至者其路五陸從雲陽走句曲而抵淳化鎮一也○京口起陸過龍潭而抵朝陽關二也○舟至棲霞浦走花林而抵姚方門三也○水從京口溯江而抵龍江關四也○又陸從湖州廣德溧水而抵秣陵鎮五也

前輩鄉紳武弁

嘉靖乙酉許石城先生舉于鄉往謁鄉紳御史何公鉞公待茶不命坐立飲而退不以爲倨也辛卯殷秋溟先生舉于鄉謁衛之掌印指揮朱某朱待之禮幾如何公不以爲侮也王少冶先生爲錦衣衛人居林下衛有鎮撫王某向先生貸銀數十金先生如數應之不以爲貪也今日財通句讀甫列黷校前輩長者固已偃僕下之至武弁之管衛所篆者在衿裾視之直以供唾涕而備踐踏矣嗚呼古今之不相同一至此哉

巡邏

南都舊無巡邏馬步軍相傳正德以前閭里間竊盜頗少至強盜尤稀聞嘉靖末年而剽劫從橫見任士大夫有被其害者乃始奏置巡邏官軍自此各街巷要處皆有隊伍一有警跡傳哨四路飛馬赴之盜多畏避自後法久漸弛官軍媮惰浸不如前邇年復議欲置軍管轄地方防禦益單盜賊益肆矣余謂營操不迫霸上棘門之兒戲耳有何實用正宜使其哨守地方隄防盜賊猶不至虛奏此馬也頃稍議買馬撥

補其半而巡捕官又創爲海巡之議撤各隊馬隨班于所駐之衙門或有徑行賣放者馬軍竟不能復一遇大盜區區三四步軍望風奔迸安能扞禦可爲深慮

○南宋建都

南宋建都首建康次臨安然嘗據當時事勢衡之欲恢復中原進取淮潁固宜坐建康以便經畧故李綱請高宗去越而幸建康以此至欲建立宗廟社稷稍圖安居則在高宗時建康不如臨安之爲鞏固矣蓋

建康旣無淮泗與虜僅隔一江而居烽烟之警無日無之六宮百官何以安處臨安則北有宣歙爲之屏蔽東南有閩廣爲之苑囿西有平江金陵爲之扞衛東有大海爲之嶮岨而地號膏腴財賦所輳以建康校之不及多矣此南宋所以不終都建康也說者必謂其偏安之非恐爲目論或謂孫吳東晉何以都此而安余曰吳晉都建康其守在壽陽與徐楚與宋勢異

○金陵古志

齊山謙之丹陽記陶季直京都記元廣之金陵地記
唐許嵩建康實錄六朝宮苑記宋沈立金陵記史正
志乾道建康志吳琚慶元建康志溪園先生周應合
景定志元威光集慶續志奉元路學古書院山長張
鉉金陵新志又宋張敦頤六朝事蹟吳彥夔六朝事
類別集王濬六朝進取事類張參江左記葉石林上
元古跡洪遵金陵圖朱舜庸建康事十卷又不知作
者姓名江乘記丹陽尹錄苑城記金陵六朝記秣陵
記建康宮闕簿金陵故事又宋江寧府圖經

形勢

江○默○曰○自○淮○而○東○以○楚○泗○廣○陵○爲○之○表○則○京○口○秣○陵○
得○以○蔽○遮○自○淮○而○西○以○壽○廬○歷○陽○爲○之○表○則○建○康○姑○
孰○得○以○襟○帶○表○裏○之○形○谷○則○東○南○之○守○不○孤○此○形○勢○
攻○守○之○大○規○局○也

宋元嘉二十七年魏人聲欲渡江文帝大具水軍爲
防禦之備所遣戍守將領軍將軍劉遵考等數十人
所守地曰橫江曰白下曰新洲曰貴洲曰蒜山曰北
固曰西津曰練壁曰譙山曰薄落曰采石皇太子出

成于石頭徐湛之守石頭倉城 齊建元元年魏主
宏聞太祖受禪發衆入寇明年衆軍北討初寇至緣
淮驅畧江北居民猶懲狒狸時事驚走不可禁止乃
于梁山置二軍南置三軍慈姥山置一軍烈洲置二
軍三山置二軍白沙置一軍蔡洲置五軍長蘆置三
軍徐浦置一軍以備之魏不能攻 魏文帝嘗至廣
陵魏狒狸軍嘗至瓜步石季龍嘗至歷陽石勒寇豫
州至江而還皆限于江而不得騁者也五巢以奇兵
八百泛舟卽渡吳人有北來諸軍乃飛過之語韓擒

虎以五百人宵渡采石守者皆醉遂襲取之曹彬師
下江南以樊若水言采石磯引巨纜浮梁濟師如履
平地此則人不能守險與敵共之而孫忌稱長江當
十萬之師無所用矣 曹操初得荊州說者謂東南
之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操旣得荊州則長江之險
已與我共之獨周瑜謂捨鞍馬而仗舟楫非彼所長
赤壁之役果有成功 晉人伐吳王濬樓船自益州
而下直抵建康初羊祜之言曰南人所長惟在水戰
一入其境長江非復所用它日成功略如祜言 符

堅自項城來歷陽侯景自壽陽移歷陽孫恩自廣陵
趨石頭王敦自姑孰渡竹格蘇峻自橫江取小丹陽
侯景自采石向慈湖韓禽虎自采石屯新林賀若弼
自廣陵斷曲阿曹彬自采石取新林兀术自烏江度
馬家渡考前世盜賊與南北用兵由壽陽歷陽來者
什之七由橫江采石渡者三之二至於據上游之勢
以窺江左者未論也 自建康至姑孰一百八十里
其險可守者有六曰江寧鎮曰礪沙夾曰采石曰大
信口曰蕪湖曰繁昌又曰采石渡江濶而險馬家渡

江狹而平相去六十里皆與和州對岸又曰和州烏
江縣界可自江北車家渡徑衝建康府之馬家渡滁
州全椒縣可自江北宣化渡徑衝建康府之靖安鎮
又泗州盱眙有徑小路由張店上下瓦梁盤城亦自
徑至宣化渡不滿三百里兀术曾于此路來至六合
下寨又自上瓦梁下船直至滁河口可以入江 元
人萬戶府鎮守地界自東而西起溧陽州曰急水港
曰老鸛嘴曰觀山曰撮河口曰韓橋曰新開河曰大
城港曰三山磯曰礪沙夾觀以上所記而古今金陵

各戶養言
控制之略思過半矣

快船

快船之害各衛軍至萬曆初年極矣。修船則有賠賂之苦。編審則有需索之苦。出差在各干涉衙門則有使用之苦。中途則有領幫內官索打幫錢之苦。卒遇風水不測則有追陪罪罰之苦。役之輕重總于衛官。則又有非時勒索之苦。以故衛人語及快船無不疾首感額。蓋有千金之家財出一差而家徒四壁者矣。萬曆十四年駕部倪君博採公議將快船改同

馬船事例。額減爲五百隻。官募江濟二衛人駕之。而總計每船每年出差物力應費之數均攤。派算每船計一年約用銀三十兩。而于舊日各衛領船之丁。哀多益寡。每船定派一百丁。每丁出銀三錢。以供一船一年之費。而認丁之法。止計物力。不計人口。富者或一人而認二三十丁。貧者或二人而共一丁。大約如田土條編之法。而制加詳。計每年輸銀兵部一萬五千餘兩。疏奏得旨允行。於是百年之積困一朝頓蘇。衛之應快船役者。家家如脫湯火。願子孫世世禱

客座贅言 卷二
祠倪君不敢忘矣。第此法行後，衛弁於正編之外，不敢擅役一人，不能別需一錢，往往憤恨倡言，思有以亂其成法及計不得行，又設爲運軍逋竄掣丁幫運之論，以動當事者，不知即使果有竄者，亦千百中之一二耳，何補于運？且衛之四役自操備外屯田修倉快船糧運，各有司存，原不相涉，何得牽此合彼，藉以伸其魚肉之計哉？矧所編之丁一掣，則所認之銀隨減掣一富者而所認數十丁之銀于誰處補？是掣丁之利未及于運，而其害快船已先受之也。且以二役

校之快丁，乃出銀雇人爲朝廷供役者也。運軍則朝廷自出銀米雇其應役者也。故快丁以出水爲苦，而運軍以改折不出水爲苦。一權度而明如指掌矣。

運船 二則

自兌運變而爲長運，計每米一石兌軍除正數外，既有加耗之米矣。又有過江盤費之米矣。而運船則官造也。且蓬桅猫纜等項官給之，搬填起淺諸費官給之。況每軍有行糧之賞，每船又有許帶土宜若干石之利。國家爲輓漕計，所以優卹運軍者厚矣。何至

憂不給哉而亡柰夫軍之自爲奸也蓋有刁頑亡賴之人一到水次則妻子衣食之需酒肉之費一一取給于米甚而逋負之物嫖賭之具皆懸指所兌之米以充之兌米未收隨數分散又甚則利糧里之金虛收實數者有之又甚則私受其金聽糧里自以水土攙和計百石不滿六七十石者有之未離水次糧數固已虧矣比至中途如前諸費又盡以米或捐或賣以充之彼自計所虧之糧可補則徼幸牽扯那湊以抵灣不可補則盡買餘米鑿船沉之托言漂流與脫

身而竄者亦有之矣比入倉掛欠則賠補鞫訊曾未有舍官而問軍旗者常見運官繫獄擬罪扣俸賣產累歲不歸累世不結而旗軍方且再領新運揚揚無事後運官方以新運爲急明知其然莫敢呵問嗚呼可恨哉在京掛欠之法旣嚴于官而寬于軍且在途鈐轄之法或又密于官而疏於軍以官訐軍什不得一以軍訐官什得八九以是運官日困而運軍日刁至應領運之官有涕泗禱祀求免於行而不可得者嗚呼可憐哉誰實使運官之飲血吞聲苦於無告至

此極也。而其中之蒙不省務者，不求其本，乃徒欲掣修倉屯田快丁之殷實者，以幫之。不知三役之丁，豈盡殷實？即使掣其殷實，所補幾何？杯水車薪，詎弭烈焰割人肥已。誰則能甘然則運事終不可爲邪？余謂今日誠能如萬曆初年十月兌糧，二月過洪以避河水之泛漲，則漂流之害可免；誠洞燭刁軍之弊，水次中途加意隄防，則侵牟私鬻之害可免；誠分別掛欠在官在軍之臬使，各有所歸，則偏累運官之害可免；而又擇領運之官，務求其才之足以統衆與守之足以自持者，而不拘近日更番一定之例，則貧軍不苦於誅求，刁軍有所畏而不敢肆，卽肆而猶不至於決裂而不可收拾。此又根本之要圖。匪是吾未見漕事之可利而無害也。

運官之甫受委也，有辦行李執事轎傘之費，至水次有交際之費，領幫大總有贄見下程之費，每該漕運衙門吏書有常例之費，此皆取資於運軍扣除行糧銀兩以充者也。而一切常規決不可少。武弁多貧，何所措辦？故官銀未領則借貸以應需，旣領則加利以

償貸無船不然無官不然如是即使官不用一錢所
去已不訾矣用安得不絀此一端也遇有州縣官偏
護本處百姓米色水濕者土攬者強運官收之不收
則思有才措生事之誦收之則每石一經簾晒折去
不啻什之三四矣起納時安得不欠此又一端也若
夫不肖之官以官銀入手爲已物固有身未出門卽
用行糧大半者有與旗軍共作弊受糧里銀收米濫
惡者有共盜賣正米者官旣如此安問旗軍此又一
端也兌糧旣遲五六月河淮水發僨運者或求欲速
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議糴

間令漫幫爭先角逐因而失事者有之此又一端也
若夫風水之變異卒然遇之江河間有人與船同委
於洪濤巨浪者此又天時適然非人力矣

金陵百年來穀價雖翔貴至二兩或一兩五六錢然
不踰數時米價輒漸平從未有若西北之斗米數百
錢而饑饉連歲至嚙木皮艸根砂石以爲糲者則以
倉庾之積貯猶富而舟楫之搬運猶易也惟倉庾不
發而湖廣江西亦荒米客不時至則穀價驟踊而人

情○罄○罄○矣○頃○歲○田○畝○收○薄○人○以○爲○憂○當○事○者○有○出○庫○
金○糴○米○平○價○零○賣○之○舉○人○甚○稱○便○余○謂○所○糴○有○限○所○
賣○亦○有○盡○且○召○買○之○人○富○家○以○恐○賠○累○不○敢○承○當○而○
願○出○身○領○銀○買○米○者○多○空○乏○之○人○銀○一○入○其○手○不○免○
有○花○銷○與○遷○延○拖○欠○及○攙○和○之○弊○若○將○倉○糧○酌○量○放○
一○二○月○則○城○中○頓○有○十○餘○萬○米○流○布○地○上○米○價○自○平○
而○待○哺○者○必○衆○以○此○爲○當○事○言○之○值○歲○二○月○例○當○放○
銀○大○司○農○易○之○以○米○而○穀○價○遂○大○減○前○此○亦○嘗○以○此○
法○行○之○故○二○十○年○來○雖○水○旱○荐○臻○小○民○猶○恃○以○無○餓○
孳○不○可○不○知○所○自○矣○

水利

王敬所中丞海運之議謂京師有海爲大利海運通
能如元之用朱瑄等則咽喉之梗與河之利害可毋
患且以京師據天下之首俯而踔乎中原窺左足而
資糧于海所謂從肘腋間取物者也又曰唐都長安
有險可依而無水通利有險則天寶貞元乘其便無
水則會昌大中受其貧宋都汴梁有水通利而無險
可依有水故景德元祐享其全無險故宣和靖康當

其害可爲篤論然要而論之唐不如宋宋不如今之
京師而京師又不若南都何也京師惟有潞河與海
可以輓漕耳且河勢逆而海勢險南都則長江上下
皆可以方舟而至且北有鑿江瓜洲東有京口而五
堰之利或繇東堰以通蘇常或繇西堰以通宣歙所
謂取之左右逢其源者也自古都會之得水利者宜
亡如金陵惟思所以固守其險則可與京師並鞏固
於萬年而唐宋真不及萬萬矣

力征

留都力征之法有大不均者軍家自營操屯操外糧
船馬舩駕運編丁修倉巡邏蓋亡人不受役也非僅
僅以田地課稅而已民家則惟有田地者計糧編丁
非是卽鉅萬之家曾無一丁之役比於支離之攘臂
不受功矣雖有坊廂之役然惟在版籍者應之而流
寓之在籍外者固不勝數也且田糧之丁有限或家
有仕宦卽編審時數十年曾不得加一丁故粟米之
征平而力役之征則民與軍異民之無田者與有田
異有田之流寓者與土著異嘗謂晉渡江後中原士

民類多僑寄。後詔實縣戶。毋許立白籍。恐亦宜稍做而行之。且許有墳墓房屋久居都邑者。得比實籍。如先年司馬侍御題奏。比照宛大二縣事例。查出流移人戶年久者。編入兩縣坊甲。附籍當差。其暫來開典等戶。比照湖廣荊州排門夫例。富客每季出役銀或二兩一兩五錢不等。庶不至使版籍之民與有田土者。長被偏累之苦也。

坊廂鄉

國初徙浙直人戶填實京師。凡置之都城之內曰坊。

附城郭之外者曰廂。而原額圖籍編戶於郊外者曰鄉。坊廂分有圖鄉轄有里。上元之坊曰十八坊。十三坊。十二坊。織錦坊。九坊。伎藝坊。貧民坊。六坊。木匠坊。東南隅西南隅廂曰太平門廂。三山門廂。金川門廂。江東門廂。石城關廂。其鄉曰泉水鄉。道德鄉。盡節鄉。興賢鄉。金陵鄉。慈仁鄉。鍾山鄉。北城鄉。清風鄉。長寧鄉。惟信鄉。開寧鄉。宣義鄉。鳳城鄉。清化鄉。神泉鄉。丹陽鄉。崇禮鄉。江寧之坊曰人匠一坊。人匠二坊。人匠三坊。人匠四坊。人匠五坊。正西舊一坊。正西舊二坊。

貧民一坊貧民二坊正南舊二坊正東新坊鐵猫局
 坊鳳皇正南舊一坊正西新坊正西技藝坊廂曰城
 南伎藝一廂城南伎藝二廂儀鳳門一廂儀鳳門二
 廂城南人匠廂瓦屑埧廂江東舊廂城南脚夫廂東
 下江東新廂清凉門廂安德門廂三山舊一廂三山
 舊二廂三山伎藝廂三山富戶廂石城關廂劉公廟
 廂神策門廂毛公渡廂其鄉曰鳳東鄉鳳西鄉安德
 鄉菜園務鄉新亭鄉建業鄉光宅鄉惠化鄉處真鄉
 歸善鄉銅山鄉朱門鄉山南鄉山北鄉泰南鄉泰北
 鄉隨車鄉萬善鄉馴暈鄉永豐鄉葛仙鄉

戶口

上元洪武初戶三萬八千九百有奇口二十五萬三
 千二百有奇正德八年戶二萬九千一百六十有奇
 口一十三萬五千八百有奇萬曆二十年坊廂戶六
 千一百二十九丁船居戶五百九十八丁里甲戶二
 萬九百九十丁總計口二萬七千七百有奇江寧洪
 武二十四年冊戶二萬七千有奇口二十二萬有奇
 成弘以來冊戶五千一百一十二口一萬一千二百

有奇正德十年冊戶四千二百一十口九千五百一
十畸零客戶九百二口一千七百三萬曆二十年戶
三千二百三十九回回達人戶九口九千二百三十
里甲戶一萬四千三百四十二口一萬四千四百五
十四總計二縣人戶丁口視國初十不逮一所以
者何志謂自洪武中已撥沙洲鄉民北隸江浦永樂
北建大半隨行是後徭賦滋繁逃亡漸夥且自嘉靖
中年田賦日增田價日減細戶不支悉鬻於城中而
寄庄戶滋多寄庄田縱甚多不過戶名一丁後或加

一二丁人且以爲重役其細戶田旣去則人逃卽不
逃而丁口不復隸於圖冊其日削勢固然也總之今
日賦稅之法密於田土而疏於戶口故土無不科之
稅而冊多不占之丁是以租稅不虧而庸調不足生
齒日繁游手日衆欲一一清之固有未易言者矣

賦役

上江兩縣賦役計田徵米曰稅糧以田地山場派徵
每畝本色平米若干折色里甲均徭銀若干荒白銀
若干坐派兌軍改兌正米耗米與夫各衙門正供各

倉庫本折色等用以運之餘存留供本府本縣官吏
鹽糧俸給等用編丁徵銀曰丁銀每丁徵銀若干以
九之四入里甲以九之五入均徭驛傳而里甲之用
爲國祀國慶供應諸司內府工部坐派又本府各衙
門祭祀科貢恤政及本府本縣各項公用其剩餘者
曰備用以待不時之需均徭一曰銀差一曰力差自
條編法行不分銀力名目矣以其銀爲本縣各衙門
皂隸馬夫膳夫門子公館轎夫庫子斗級巡攔弓兵
舖司倉脚夫洒掃夫壇夫燈籠夫進貢扛夫內府薙
修車水冰夫更夫內府表背匠國子監刷印匠太僕
寺醫獸獄卒工食之費而驛傳則解本府爲遞運所
船夫水夫所夫加添等夫之工食各驛上中下馬匹
驢頭支應等項之用近年又有學俸等項名目加派
計所納之數比歐陽撫院所定其增者亦已多矣而
坊廂應付則各上司祠祭香燭祭物各上司本縣到
任下程酒席紙劄飯食刑具供送出路中火及各衙
門應取雜支與考試供給致賀舉人進士貢士等項
之費此其大略也詳具坊廂始末中

雜賦

一曰蘆課銀。歲徵若干。解南京工部。一曰酒醋課程。鈔有折鈔銀若干。本色銅錢若干。解南京戶部。一曰官地。塘房租。係坊廂居住者。納銀分解戶部。本府一曰流移夫銀。該五城地方外郡來京附居人戶。出辦該光祿寺發三處飯堂賑濟貧民。運米脚價。本寺厨役逐月支領。

條編始末

初洪武十八年

恩詔應天五府州爲興王之地民

產免租。官產減租之半。官產者。逃絕人戶。暨抄沒等項。入籍於官者也。初半租多寡不一。嘉靖中均爲一斗五升。而雜徭不與焉。其更佃實同鬻田。第契券則書承佃而已。大約官產什二三。民產什七八。雜徭惟併於民產而國初雜徭亦稀。厥後大吏創勸借之說。民田畝科二升。名曰勸米。後以供應稍繁。加徵二升。名曰勸耗。延及正德。則陞科至七八升矣。十甲輪年。照宇內通行事例。未始不安於法制之內。而正嘉以來。事日增。役日繁。在小民利於官產。而官則少在。

優免人戶利於民田以省雜徭而買者賣者或以官作民或以民作官以各就其所利於是民田減價出鬻者日益多而差役之併於細戶者日益甚猾胥乘之恣詭寄花分之弊而惟時不急之征無名之費一切取責於現年現年竭產不足支一歲之役而所索於花戶者每糧一石至銀四五兩蓋宇內盡然而南都爲甚維時一條編法已行於數省矣隆慶中中丞海公計以官田承佃於民者日久各自認爲己業實與民田無異而糧則多寡懸殊差則有無互異於是

奏請清丈而官民悉用扒平糧差悉取一則革現年之法爲條編考成料價一應供辦俱繫縣十甲人戶通融均派而向來叢弊爲之一清優免之家不失本等恩例而細民偏累之病一旦用瘳於是田價日增民始有樂業之漸矣至於四差分合輕重之數尤有可述者往周文襄公巡撫時以丁銀不足支用復倡勸借之說以糧補丁於是稅糧之外每石加征若干以支供辦名里甲銀若秋糧之外則有夏麥農桑絲絹馬草等項色目繁雜氓易混而奸易托嘉靖十

六年巡撫石江歐陽公悉舉里甲諸項併入秋糧名曰均攤事則簡便矣以其總總帶徵會計不得不寬支銷不盡謂之派剩初制派剩存積以待不時之征久則那移支用不可詰問諉曰作正支銷淪胥乾沒萬曆三年京兆少泉汪公繼之奏請扣編正數無復剩派又請裁革諸濫差條列正辦刻諸縣賦役冊以通曉所部又載諸府志蓋每歲省派五千餘金自後雖微有出入而槩不越更化以來法制之舊回視疇昔不啻霄壤矣

荒白

賦稅中有荒白米蓋以拋荒田地無可辦納之糧又或田地濱江坍塌而會計原額之數必不可少故計荒地所宜納者攤派於實徵田地之中減半以徵如每米一石加荒白米若干是也古者任土作賦履畝而稅春秋譏之今既已荒矣徵之何名且田地既各有正賦又帶徵拋荒名實俱舛至坍江田地尤非人力所致地已去而稅猶存科及於遍邑之田土豈仁人所忍爲哉然此猶曰本地方代本地方辦荒田之

糧誼難諉也。查兩縣賦冊中。又有一項代廬州府嘉靖二十六年荒年糧。上元該一千二十二石。江寧該八百八十二石。至四十五年前項。又代安慶改運淮。安今又有改運安慶府倉上元米四十八石八斗四升。江寧米五十四石八升。此尤莫揆厥由者。一時權宜無可柰何之計。不意遂爲永額也。至今相沿科派。曾無有人清查而言於當事者。總計徵米二項。數該二千六石九斗二升。計田當得三萬餘畝。夫兩縣既有荒白之徵矣。又代鄰郡納飛寄之徵。可乎。不可乎。

廬州安慶界在江北。各食其土之毛風馬牛。不相及也。上江兩縣地稱都輦。而代其辦納稅糧。此何理哉。余故詳著其故。俟郡邑有留心民事者。舉而蠲除之。亦卹畿民厚邦本之一端也。荒白米陳以代。有議具邑乘中。其說尤詳。備可考。

坊廂始末

高皇帝定鼎金陵。驅舊民置雲南。乃於洪武十三等年起。取蘇浙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監局充匠。餘爲編戶。置都城之內。外名曰坊。

廂有人丁而無田賦止供勾攝而無徵派。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減戶口過半而差役實稀。獨里甲聽役於縣役且立鄉頭色目供應實繁。正統二年府尹鄜公埜奏革鄉頭併上江坊廂坊有十甲甲有十戶視其饒乏審編櫃銀每季約三百兩祈坊廂之應辦者任之以均里甲之不足季輪一甲率三十月而一週然其時人戶充實應辦簡省庫貯櫃銀該吏支銷坊民聽役民不見勞而事不廢立法未始不善也。自後法漸以敝正額常什三而外繇常什

七。於是人戶流亡更謀脫籍櫃銀滋少官憚其難吏辭其責改令坊民自收自用而陰責其賠贖每一上季則僉收頭派差者一人曰總坊僉殷實之家囊金聽用不問多寡者數人曰當頭名活差其次減定銀數貼贖當頭者名死差其下戶則僉撥接票催夫迎送等用名力差又撥供應器物等用者名借辦並聽總坊指麾而總坊以是恐喝營私者又什八九且自弘治以來又添撥九庫八關五城夫役又代工部買運光祿柴薪四十餘萬斤又太常九種進鮮重取什

物銀兩又各衙門行取書手工食并修理衙門嘉靖十八年以來又驟添應付衙門八處至於讌席節物花燈諸供餽抑又不貲而大小使客時行火牌徵脚力口糧迎送鼓吹靡不應付加之百司吏胥恐嚇需索而大柴讌席爲尤甚至是傾敗相繼自經自溺者日聞而民不堪命矣維時父老聞陳民瘼而狐鼠實繁旋行旋沮庠生趙善繼者不忍家難離披邦國困弊疇咨同類從者如水適撫院方公按院黃公稍因父老條陳下府勘覆而沃洲呂公新任京兆諸生稍爲陳說公諭以公議出於學校俾以文言代之於是盡疏其辭刊梓分遞而諸司各爲之動次第見施行矣會給事麓池郭公抗章奏革於是額外之繇不經之費如前所陳者什去八九民若更生然諸色目尚在病源未塞也隆慶改元撫院陽山宋公加意剔蠹委通府望沙陶公集議以爲坊長聽役在縣人目以爲奇貨於是更名坊夫悉還正統初法其買辦借辦祇行顧役而當頭以下諸色目悉行剗革上下稱便然猶歲徵銀千四十八兩外每季流夫庫夫六十二

名歲徵銀二百八十五兩有奇。陶遷吏胥以雇役不便，乃令坊夫聽役於縣，抑令私賠舊弊，復作維時趙生物故。張生崇嗣輩言之京兆東泉鄔公，議照里甲扒平改櫃銀爲丁銀，定爲三等九則，納之庫不僉頭。不輪甲止，令排年十人催征，以聽該吏雇役支銷。夫還于坊，嗣是復有翻覆，賴撫臺岫峽張公復之。萬曆三年，少泉汪公爲京兆，弔查二縣支銷冊，不過供應各司下程刑具、辦酒餽禮之費，而二縣一切私費且取辦焉。此官樂於申請科派，而他不懈也。因查順天

府事皆奏請，取自宸斷。兩京事體相同，乃酌其應需，因革之宜，定征坊夫丁銀歲五百四十兩。具奏下部覆奉欽依。此外錙銖不得私行科派。陰令坊夫賄貼，凡修理紙劄刑具動支，自行贓罰，其里甲已編者不得重派。坊夫每歲終巡視科道造冊奏繳。時東瀛林公爲縣令，協心節省，爲能不悞公事，而猶有徵羨。林遷去，春季未滿，而該吏與雇役已支過五分之四。復倡告民還役，坊民爲譁。奔告所司，除將本縣他項銀酌補支應外，該吏擬罪法始復。初後又減徵百

金爭革九庫流夫裁定夫役二十三人第照徭銀徵解令自雇役而事遂定無復向來踐更抑索之苦矣

舖行

舖行之役不論軍民但賣物則當行大者如科舉之供應與接王選妃之大禮而各衙門所須之物如光祿之供辦國學之祭祀戶部之草料無不供役焉初令各行自以物輸於官而官給其直未遽爲厲也第一入衙門則胥徒便視爲奇貨指抑需索無所不有又或價不時給或給不償本既有虧折之苦又有奔

送之勞於是人始以市物於官爲厲而其黨遞相扳告當行者紛紛矣兩縣思以應上司之急乃籍其人於官以備呼喚於是有審行之舉每行列名以次輪流承應而其害終不可弭蓋曾有一上司買菓餽數筋各舖家被皂隸騙銀十二兩而猶未得交一上官取松江大綾數十疋每疋止給銀一兩二錢而禁不許訴者於是疾痛愁歎之聲徹於市井間自忠介海公始嚴爲議革其後諸名公繼行優恤若前者司成郭公之刊牘丁祭革舖戶不用近日京兆黃公之理

科場止給價皂隸平買不役一人自是宿弊一剗貿易者始得安枕臥而不至於罷市焉

民利

留都地在輦轂有昔人龍袖驕民之風浮惰者多劬勤者少懷土者多出疆者少邇來則又衣絲躡縞者多布服菲屨者少以是薪粲而下百物皆仰給於貿易而諸凡出利之孔拱手以授外土之客居者如典當舖在正德前皆本京人開今與紬段舖鹽店皆爲外郡外省富民所據矣以是生計日蹙生殖日枯而又俗尚日奢婦女尤甚家纔儋石已貿綺羅積未錙銖先營珠翠每見貿易之家發跡未幾傾覆隨之指房屋以償逋挈妻孥而遠逝者比比是也余嘗作送王大京兆入覲文引國奢示民以儉之論嗟乎可易言哉

尼菴

嘉靖間霍文敏公爲南大宗伯檄毀城內外諸淫祠一時尼菴之拆毀者亡算顧當時祇行汰除而不計尼之亡所歸者是以久而漸復營建至今日而私剏

者間開間且比比矣。尼之富者衣服綺羅且盛飾香
纓麝帶之屬淫穢之聲尤腥人耳而祠祭之法獨亡
以及之。余謂宜令地方報其居址名數部置冊籍申
飭厲禁毋使滋蔓。至於講經說法男女混殺晝夜叢
杳尤當禁戢而邇年以來僧道無端創爲迎接觀音
等會傾街動市奔走如狂亦非京邑所宜有也。表立
清規楷正流俗是在有識者深計之而已。

妖人

萬曆丙午冬至百官當上陵行禮先數日有人詣

大司馬孫公齋居上變告妖人李王劉天緒等謀不
軌將乘百官上陵日起事孫公乃密發兵卒四捕
之得劉天緒等若干人審實奏聞而疏語欲專壹事
權稍與時忤會又有榜揭妖言逆狀尤著公屬職方
郎中劉宇發營兵捕之而所株連有干碍緊要人役
者公峻持之於是人情始變而參駁之疏紛紛矣
旨下天緒等僅得稍正法而公卒解綬去劉左其官
妖人黨與實繁皆私授封號以獻金錢衣服得之甚
且有以妻女薦寢者事發私逃拋妻子屋產不敢顧

者頗衆。先是江北妖黨扶挈而來，纍纍載路。及是始
 奔竄，肆散。當時使非其黨，自首告事，殆不可知。今吾
 鄉猶有憾，不窮究之論。而當事者乃以三四捕役之
 不戢，蒙喜事之疑，可歎也。

大石山... 公齋... 變... 人李王... 隆天...



